

文庫博物館專集（二十七）

面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副统帅，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我不知怎么，觉得他很

可怜。他简直就象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我这么纤弱的人，一伸手就能推倒他，他比我还要没有气力！

我轻轻地说了声：“首长好！”林彪看了我几秒钟后，幅度极小地欠了欠身体，嘴上露出一丝极其不易察觉的笑容。

叶群又说：“首长，总院的人来了。”林彪听了后，双手撑住沙发的扶手，吃力地站起来，叶群连忙上前一步，托住了他的手臂。

（三〇一医院）金院长和政委一见林彪，霍地站起身，向他敬了个军礼。林彪和金院长等人握了握手，说：“坐下吧。”金院长仍然站着，直到等林彪坐稳后，自己才小心翼翼地坐下。

“最近部队医疗系统建设搞得怎么样啊？”林彪问。“按照主席和副主席的指示，正在加紧建设。”金院长答道。“嗯，很好。你再把张宁的学习情况说一下。”林彪说。

金院长便将医训班以及我的学习情况扼要地汇报给林彪。叶群听后，在一旁插话，说：“张宁有些课程可以免修，例如解剖学，她学了也用不上，给她增加外语，将来不光要搞中国革命，还要搞世界革命嘛。”金院长听了连连称是。

接见时间大约只有十分钟，林彪就返回自己客厅。因为，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林彪怕见风，更怕见水。他每天的伙食也很特别，一日三餐只吃由各种杂粮面配制的稀糊糊。为了给林彪做身体运动，安装了一匹电动马，只须按一下调节开关，就可以模拟真马跑动的颠簸。林彪每天工作时间，一般在四十分钟左右，上午二十分钟，下午二十分钟。林办秘书，把每天的文件筛选归类，再把关键性的内容，扼要讲给他听。而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他则闭目静坐在沙发上。

◇ 九月六日

傍晚，我独自在三〇一医院里散步。北京的秋天，气候宜人，我顺着林荫小道慢慢走着。医训班尚未开学，自从林彪八月初去北戴河，林立果已有较长时间没来找我，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比较安静。

一会儿，保健医生匆匆跑来，说金院长叫我去一趟，有急事。我来到金院长家，他一见到我就说：“张宁，你立刻准备一下，林立衡请你去做客。”

我问：“她请我到哪儿去？”“当然是好地方啦，”金院长说：“她请你去北戴河”。

这时，电话铃响起，金院长拿起听筒一听，是（邱会作之妻）胡敏打来的，便把听筒递给我。胡敏说：“你这次去北戴河，我不能陪你一块去了，你把钱和粮票带上，首长在生活上一向是很注意影响的。”

她的声音很弱，而且不断地咳嗽。我问：“可以不去吗？”“怎么可以不去呢？立衡考虑你暑假没能回家，一个人怪寂寞的，才请你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老虎也在那里，你要和他多接触，不接触怎能培养感情呢？两个星期以后还回北京学习。”胡敏说完后，就挂上了电话。

我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后，毛家湾已派车来了。到了林彪寓所，林立衡很憔悴，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身体一直不好。她待人非常诚恳，衣着打扮也很

朴素，看起来就象一名普通女兵。

◇ 九月七日

一大早，林立衡和我，还有张清霖，一同乘坐林彪的专机飞往北戴河。在飞机上，林立衡搂着我的肩，悄悄地问：“张宁，你看张清霖怎么样？”

张清霖坐在我们斜对面，正凝视着舷窗外的云彩。我说：“他长得非常英俊。”她轻轻地叹口气：“可惜，是叶主任帮我找的。”停了片刻，又笑起来：“真有意思，老百姓都反对父母包办子女婚姻，叶主任却积极地干。”

我问道：“你喜欢他吗？”“你看呢？”林立衡望着我。反问道。我说：“你肯定喜欢。”林立衡说：“他很忠厚，人品也不错，只是在感情上，还需要慢慢培养。”说到这儿，她笑了笑：“我不象老虎，一见你就被你迷住了，他说：非你不要，他还真认起真来了。”我说：“可是，我对立果至今也产生不了爱情。”

我望着那浓密的白云，好象那云层就是迷障，隔开了我和林立果的感情，我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量钻出这云层。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吉姆小轿车直驱北戴河。山海关离北戴河四十公里，出了机场，便看见了起伏的山峦。公路两侧风景十分优美，半小时之后轿车拐入一条谧静的水泥路，沿着山脚下的松树林飞驰。我掀下车窗的升降开关，车窗便降了下来，一阵潮湿而清新的海风迎面扑来。随着这风，还隐约可辨山谷中的松涛和海涛深沈雄浑的声响。

不一会，小轿车在一幢红瓦黄墙的别墅前停下。林立衡说，这是北戴河五十七号楼，我们就住这里。这是一幢法国式的建筑，依山傍海，站在阳台上，就可观赏到迷人的海滩和一望无垠的大海。林立衡和张清霖住在楼东面，我则住在楼西面，外面是值班护士和警卫。与五十七号楼遥遥相对望的是九十一号楼，叶群就住在那里。

刚刚休息片刻，林立果就来了，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似乎有点尴尬。一个多月没见，他胖了，晒黑了。这时，林立衡来了。他松开我的手，说：“豆豆，主任吩咐，你们一到，就去她那里。”“知道了。”林立衡脸色不悦地说：“主任对我们真是关怀备至，稍有分别，就惦记在心里。”

林立果苦笑笑，领着众人出了楼，来到了九十一号楼。叶群见儿女们前来拜见，好象很高兴，连声说：“见到你们都出双入对的，我这个做妈妈的也就放心多了。”她说着又拉起我的手说：“张宁啊，你在北戴河好好玩玩，过一个星期，再陪首长一起飞大连，国庆前返回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群的客厅挂了许多字画，正墙上方是一幅世界地图，书橱上排列着许多书籍和一个地球仪，窗前置放着一张睡榻。

九十一号楼是一幢工字型楼房，正面临海，而楼心其他部分，则处在凹型的山坳中，汽车库也隐蔽在自动起降的地下室。林彪住东面，叶群住西面，各有一套办公设备和秘书，内外勤和警卫，互不干扰。每见林彪，必先经李文甫通报。

走进客厅，只见林彪正独自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还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姿势。叶群眉眼溢喜地说：“首长啊，孩子们看你来啦！”林彪抬了抬手，把大家叫了过去，问：“什么时候到的？”林立衡答道：“爸爸，刚刚到的。”林彪说：“这里的环境很安静，你们年纪轻，可以去海中游游泳。”叶群说：“首长，这你就不用操

心啦，孩子们有的是兴趣。”

见林立衡、林立果叫他爸爸，这种场合与前几次见林彪不同，我不能跟着模仿，我只好上前一步问候林彪，“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林彪听我这么说，摆着手：“今后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不要讲这个。人吃五谷，哪会永远健康呢？”

叶群解释道：“首长是很谦虚的，他不愿搞个人崇拜。”林彪问叶群：“你身体怎么样啊？”叶群忙回答：“首长放心，我身体很好，每天坚持打太极拳。”

林彪又问我：“你现在还吃安眠药吗？”我说：“现在仍然靠安眠药睡觉。”林彪说：“这样不好，年轻人应该自然睡眠。”叶群问林彪：“你对这两个孩子满意不满意呀。”（指张清霖和我）林彪拍着手说：“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

据工作人员说，这一天是林彪到北戴河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话最多的一天。

从林彪处回到五十七号楼，已近中午。空军保卫部的杨森处长，正在客厅里等候着林立衡。

当时，亿万中国人民，都无比自豪地把毛泽东和林彪美誉为亲密战友。然而，这两位中国首脑，在许多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处于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叶群乃是善于心计的女人，她周旋于毛泽东、江青和林彪之间，竭尽一切努力，为自己捞资本。林彪对此也无可奈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办主任的叶群，深知自己一旦失宠于副统帅，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周旋过程中，她违背林彪意志做了些什么事，是绝对不敢让林彪知道的。戎马一生的林彪，竟象严重的忧郁症患者，整天闭目闷声不响，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知他在想什么。经过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所代表的军事集团开始走下坡路。林彪更是讳莫如深。

◇ 九月八日

上午，叶群把我叫到九十一号楼。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做头发。叶群对自己的头发特别精心保养，在人民大会堂、以及北戴河，都有专门为她服务的美发人员。

叶群见我进来，便让我在她身边坐下，象一个老婆婆对刚过门的儿媳那样，一个劲装做体恤，问我夜里睡得可好，食欲怎样，等等。不一会，她烫好了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拉住我的手，说：“走，我带你去见首长去。”

“张宁啊，”叶群边走边说，“首长身体不好，胡子也不敢替他刮，怕他感冒。你们这次来首长挺高兴，过两天去大连，带上你们三个。”

叶群走进林彪办公室轻声说：“首长啊，张宁来看你了！”林彪的脸色比昨天显得好一些，他让我在他身边坐下后，问：“你是搞文艺工作的，对文艺理论有没有研究？”

我的心怦怦直跳，因为，这是林彪第一次直接和我谈工作问题。我说：“了解一些，但很不全面。”林彪说：“你应该认真研究文艺理论，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高屋建瓴地对文艺理论和方针，提出自己的见解。”

叶群解释道：“首长对你很关心。过两天去大连，你也陪首长去，……”林彪面无表情，叶群看着林彪的脸色，不住地没话找话，林彪不理睬她，微微闭上了双

眼。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一直认为，林彪和叶群的关系是很好的。这种场面好似民间夫妇闹不和，而他们的地位，是意味着政治的，太不可思议了。就象江青讲，她与毛泽东是政治夫妻一样，这种人绝不会在柴米油盐以及对方偷情这类的小事上，吵闹翻脸的。

一会儿，林彪睁开眼睛，拍了拍叶群的肩膀，：“你有空也要读些书，不要做贫嘴饶舌的妇人。”叶群很不自然地避让了一下。

叶群似乎发现我注意到她刚才的动作，我想，她一定是后悔让我陪她上林彪办公室，林彪给她难堪，叫她下不了台。她便说：“张宁，首长有些累了，你先回到我那里去，我等一下就来。”

过了一会儿，叶群回来了，她说：“首长身体不好，想睡觉，我刚刚给他做了按摩，还哼了段小曲给他听。”她停了一下，又说：“张宁，北戴河这地方不比毛家湾，复杂得很，你在这儿不要多听、多问、多说。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下午，叶群叫内勤传林立果和我过去，然后，开着美国总统尼克森送给林彪的卡达莱克牌小轿车，沿着海滨公路转了一大圈。叶群半仰在小车沙发上，两只脚毫无顾忌地翘在司机驾驶席靠背上。

林立果面色严肃，目光阴沉地考虑着什么问题。小轿车中速奔驰着。叶群问：“你准备得怎么样啦？”“嗯。”林立果点了点头，语调沉闷地说：“已准备就绪了。”“嗯……”叶群调子拖得长长的，缓慢地点了一下头，眼角一直瞟着林立果。“回九十一号楼。”叶群命令司机。

走进客厅，叶群进卧室休息，林立果在叶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我拉到他身边，问：“张宁，你这次到北戴河，带的衣服够不够？”“够了，”我说：“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北京的。”

林立果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把房间钥匙给我，我给你拿些衣服来。”“不，不用了，”我想：“大连的气候和北戴河的不是差不多吗？”“你怎么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他轻轻地拨了一下我的头发：“你箱子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如果，万一……北京被占领，那些东西不要可以吗？”

我大吃一惊，怔怔地望着他，问：“是不是苏联要进攻？”林立果默默地望着我，欲言又止，沉默片刻，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眼睛盯住我，一句一句地说：“最近，中央内部斗争激烈，也很尖锐，叶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

“搞叶主任不就是搞首长吗？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主席知不知道？”林立果的眼神和面部表情有一种奇怪的变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怎么回答我。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异常冷峻地看着我，说：“知道一些。”我一听说主席知道，便不加思索地说：“那还担心什么，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搞政变都是不可能的。”

听我这么一说，他着魔似的站了起来，因为我的手被他握着，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站起来，他眼神既镇定又带着一种忧郁。他凝视着我，突然张开双臂将我拥抱在怀里，两只手捧住我的脸，狂吻不止。我惊骇的将脸抵埋在他的肩上，防止他继续疯狂下去。这是他自认识我以来第一次无约束的冲动。

我们又回到沙发上，他的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犹豫着，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断断续续地说：“万一，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也不要讲……我走以后，周围关系很复杂，你一定要谨慎，……叶主任问你我们谈什么，你什么都不要告诉她。注意休息，养好身子，我三四天后回来。”

这时，叶群走了进来，见状先是一楞，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林立果松开我的手，仔细地看了我片刻，默然无语地站在原地，冷冰冰、漠漠然，我真不明白他们母子又搞什么名堂，既然我是客人身份，还是回避的好，我转身走了出去。我再也想不到，此时林家已将我内定为他们的未婚儿媳了。

晚上叶群传林立衡、张清霖、和我上去看影片“日出”，结束后，叶群单独留下我陪她，我问叶群：“立果什么时候回来？”“大概要三四天吧。”叶群说：“立果下午对你说了些什么？”我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关系复杂，不想将自己牵扯进去，就搪塞了几句，叶群脸色不悦地盯视着我看了一会儿，又转着话题套了我半天，见仍然套不出话来，便放我回去休息。

◇ 九月九日

下午，林立衡和张清霖约我一同去山海关，参观了天下第一关。

阵阵海涛，汹涌澎湃着，永无止境地冲击着黑色的礁石，那溅起的浪花，跌回大海后，形成了漂浮的泡沫，使人们感到窒息，感到不安。林立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无论夏商周秦汉，还是三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大凡君臣无猜，乃国泰民安，基业坚如磐石；反之，群臣互忌，江山必毁于旦夕，唉，中国啊，中国，你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她的双眉紧紧拧在一起，好象内心深处，有一股烈焰在燃烧。

从山海关城楼上下来，我们去友谊商店转了一圈。林立衡说：“这次到北戴河来，没有给林彪和叶群带东西，建议买些礼物带回去。”

“我给首长买，”林立衡说：“你给主任买，你看怎么样？”我给谁买还不是一样，挑选了一下，我花十四元钱，买了一只南亚鸟的标本，林立衡买了一个玩具机动兵。回到北戴河，我把南亚鸟送给叶群，她很是开心，放在手上端详了半天，说：“走，把礼物给首长看看。”

来到林彪办公室，叶群就喜形于色地说：“首长啊，孩子们给你带礼物来了！”林彪微笑地注视着我们。林立衡便将玩具机动兵上足发条，然后放在地毯上。林彪见机动兵不停地模拟射击、投弹，开心地笑起来，林立衡把机动兵放在他的脚底下，好让他更仔细地观看。

叶群见林彪兴致极高，便提议照一张全家福。于是，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霖和我，拍了三张合影。一张是：林彪、叶群、张清霖、林立衡；一是：林彪、叶群和我；一张是大合照。林立果已去北京，没有他。叶群嘱咐，抓紧时间送回北京冲印。

晚上，叶群把我带到她的卧室，她拿出一本像册，说：“张宁，给你看一样东西。”我接过像册，打开一看，是林家的历史照片，当我翻到林立果的相片时，叶群笑着问：“张宁，老虎有没有欺负你，你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啦”？

“我们很少见面，相互间的关系，仍然和当初一样。”我说。“那么，他没有

跟你说什么吗？”“没有。”我谨慎地答道。

叶群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阴沉着脸，盯着我看了我一会儿，才又转为和颜悦色地说：“老虎如果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作主。”叶群见套不出话，就转过话题说：“老虎工作很忙，但他是很喜欢你的，感情这个东西，是要长期培养的，我和首长谈恋爱时，可没有你们自由，总有两个大兵跟着。首长比我大的多，对我要求很严格。老虎对你比对我这个母亲有感情，给你倒水，给你搬沙发，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啦！”

她唠唠叨叨地说着，丝毫也不管我是否感兴趣，她说：“为了你，立果跟我没少闹意见。我也难呀，不少人送子女上门，我又不好得罪人家，就说，儿女大了，婚姻由不得父母作主啦！胡敏为了你得罪不少人，将来可别忘了她呀。你身边带着父亲的照片吗？拿给我看看。”我拿出来给她，她揪铃叫内勤进来吩咐说：“马上送回北京放大几张来。”内勤走后，她解释说：“以后你回去的机会很少，想家就看看父亲的照片吧，你认我做妈妈吧……你的衣服带的太少，立果来电话要你拿衣服，你把钥匙交给他们，每天有飞机来，送东西很方便……”

她越说越兴奋，而我却困得眼皮发粘。深夜二点，叶群的两个内勤进来了。她脱下衣服，穿一套白色睡衣，平躺在沙发榻上。柔和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肌肤，她的身段娇巧而优美，胸部十分饱满。内勤开始给她做全身按摩，从脚趾到大腿，从腰到脖颈。她双眼微闭，十分舒服地享受着。半个小时之后，内勤将她扶坐起来。叶群说：“张宁，你也来按摩一下吧，很舒服的。”

我困乏地说：“不用，不用，我不习惯的。”叶群见我神色难堪，也就不再劝说。她坐在沙发榻上，搂住我的腰，在我脸上吻了几下，说：“张宁，从今以后，你就喊我妈妈吧。”

◇ 九月十日

晨曦显露的时候，我回到五十七号楼。经过这一夜的折腾，我已精疲力竭。换上睡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到中午，我才醒过来。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淡淡的花香，从窗外飘来，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为了摆脱烦躁和寂寞，我私自要了一辆值班汽车，带了随身护士，来到海滨浴场。

一下车，就看见几位警卫军人围着一位着泳装的老太太。警卫人员告诉我，她是朱总夫人康克清。

康克清问我：“姑娘，你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张宁吧。”我奇怪地反问：“您怎么知道的？”她笑了笑，说：“叶主任都对我讲了呀。”

我问：“朱总身体可好？”“朱总现在脑子不行了，总要睡觉。”康克清说：“姑娘，你可下海游泳？”我说：“不了，我不下海，想各处转转。”“那也好，去玩吧，姑娘。”康克清说着，慢慢地向海滩走去。

我和护士沿着海滩走了一段路，攀上海边的悬崖。那里有一幢灰色平房。警卫人员告诉我，这是林立果试验水陆两用汽车的临时驻地。

◇ 九月十一日

我醒得很早，去海边看日出，回来约林立衡用早餐，但被空军保卫处长杨森挡住了。杨森说，林立衡从今天起，不接待任何人，一日三餐，全部由值班人员送到

她室内。

林立衡将自己封闭后，叶群显得十分不安，但她还要拿十分可笑的理由搪塞我。她说：“你不要去找她，她与张清霖谈得正热火呢，你常去，她会吃醋的。”为了防止我不请示的外出，她说道：“你不要跟秘书、外勤、警卫接触，立果知道了，他要吃醋的！”一切迹象都让人费解，让人不可思议！

北戴河的景色是那么宜人那么安静；北戴河的主人是那么焦急！

◇ 九月十二日

傍晚，我在阳台上远远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汽车飞驰而来，从那娴熟的驾车技术中，我马上明白，林立果回来了。当伏尔加小轿车接近五十七号楼时，有所减速，林立果隔着玻璃窗，向我看了一下，又加速朝前冲去。

不知为什么，自从和林立果分手后，这几天来，他那忧郁的表情，莫名其妙的沮丧情绪老是在我脑海中出现。虽然我努力克制告诫自己，不要去想不知所以然的事情，可那幻觉中的身影仍然那么清晰，那么顽固。

晚上，叶群打电话把我和林立衡、张清霖叫到九十一号楼。大厅内放着一大束五彩缤纷的塑料花，制作精巧，简直可以乱真。过了片刻，林立衡、张清霖走了进来。林立衡面色蜡黄，神色憔悴，身上穿了一套簇新的军装。她走到我面前，凄然一笑，说：“主任安排我和张清霖今天订婚。”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立衡为什么在今天突然宣布订婚，要知道，一个女人订婚，是仅次于出嫁的大事，她怎么就这么简单，这么草率地决定了呢？我有点不知所措地说：“真是太意外，太突然了！我连一点准备也没有。”

“不要紧的，”林立衡握住我的手：“好妹妹，祝贺我吧。”她的声音很轻，语调有些颤抖。我惶然地望着她，望着她那凄然的脸。这时，林立果大步匆匆地走进来。他送了一束塑料花和两支钢笔给林立衡和张清霖。我发现，当他将钢笔放在林立衡手中时，林立衡的身体微微痉挛了一下。此时此刻林立衡是怎么想的，我相信终有一天她会将自己真实准确的感受，大白于天下的。

随后，大家到放映室看电影。那天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假少爷”，另一部是“甜甜蜜蜜”。刚开始的时候，放映室里的人还比较多，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人不知啥时都走光了，只有林办秘书李春生还在看电影。

我感到情况异常，起身走出放映室，刚出大门，就听见林立衡对林彪的内勤小陈、小张说：“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偷听到首长和林立果谈话的内容。”我吓了一跳，悄悄地躲在暗处。小陈似乎十分为难，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林立衡见状，急切地说：“你们快去想办法，一定要快！”

“万一出了事，你千万要替我说清楚啊！”小陈的声音瑟瑟颤抖：“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小陈，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你快去，快去！”林立衡使劲推了一下小陈。小陈又望了一眼林立衡，一闪身，走进通往林彪客厅的走廊。大约过了两分钟左右，小陈手中托着一只茶水盘返回来了，见到林立衡就说：“首长正在淌眼泪呢！”

“什么！”林立衡一把抓住小陈的手：“你快些讲，首长和林立果讲了些什么？！”小陈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蹲在首长的脚前，说话声音

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面流泪，一面说……”小陈一双大眼睛犹豫地看着林立衡，欲言又止。“快讲，说什么？”“首长好象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觉我，把我推出来，后面的话没听见。”

林立衡猛地松开小陈的手，小陈手中的盘子匡的一声，掉在地下。林立衡来不及再顾小陈，匆匆地走了。

当我回到放映室时，刚才离开的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我才坐到座位上，电灯一下亮了起来。只见叶群急急忙忙小跑着来到放映室，她的神色十分紧张，一面走一面说：“大家看电影，看电影吧，首长要你们早些做好准备，明天去大连。”

大家异样地沉默着，因为在这之前，林立衡已发动所有的林办秘书、内外勤警卫，通知他们叶群、林立果可能要劫持首长，让大家提高警惕保护首长，唯独隐瞒我一人。事后林立衡才告诉我，回避我完全是误会，因为见林立果、叶群频繁地接触我，以为我是他们的人，派来监视她的。所以后来当情况紧急时，她闭门不见我。我被莫名其妙地夹在当中，竟不知道双方在进行一场殊死的争夺战。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计划在九月中旬飞往大连，在没有任何迹象表露之前，大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因此，直到叶群走出放映室，大家仍然在看电影。

过了一会儿，林立果和叶群跑了进来。叶群的帽子歪斜地扣在脑袋上，林立果军衣的风纪扣也敞开着，脸上流着汗水。叶群连连摇摆着手说：“快，你们赶快回去准备一下，等一会儿就来接你们。”林立衡沉着地问：“这么急，要到哪儿去呀？”

林立果紧盯着他姐姐，脸色异常阴沉，一句话也不说。叶群说：“首长性子急，马上就要走，陪着首长去大连。”说着把我往背后一挡，与林立衡隔开来，我大惑不解地看着他们，林立衡似乎悟到了我不知情，对叶群说：“那张宁呢！”叶群猛一愣，“噢！她也跟你们一起回去准备。”我回头望了一下林立果，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回到五十七号楼，林立衡立即与张清霖回到他们的住处，我则回卧室整理东西。过了一会儿，林立衡来到我的卧室，她说：“首长办公室刚才来电话，通知今天不走了。”我问林立衡：“首长行动怎么这么紧急？”

她审视了我一会儿，很温和地说：“你先睡吧，明天什么时候走，再通知你。”说着，林立衡看着我吞下安眠药，将门关上退了出去。服下安眠药，上床几分钟后，我渐渐迷糊起来，正在这时，张清霖又来了，他确认我已处在药性控制之后，便熄了电灯，并且拉下总电闸，将门反关后走了。

五十七号楼的西半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我梦幻般地听见一辆汽车在院内紧急停住，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经过起居间直奔我的卧室，一个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他是林立果。屋内一片漆黑，鬼使神差的我竟然毫无声息，没有吭声。林立果匆匆推门一看，立刻又跑出卧室，随着引擎声响，汽车又飓风般地开走了。

八三四一警卫部队的奔跑声、口令声、汽车的奔驰声，象梦幻一样飘飘忽忽地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地想，林彪动一下身，保卫工作这么大动干戈呀。夜空黑沉沉的，远处隐隐可听见飞机起飞的声音，在那隆隆的声响中，我沉沉地睡去了。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开导我说：“姑娘，你是不幸中之万幸呀，如果时间来得及，温都尔汗将多一具女尸！”

◇ 九月十三日

清晨，我苏醒过来，头痛得要命，身体也感到阵阵酸痛，大概是大剂量安眠药留下的反应。晨雾中，不断传来飞机起飞降落的隆隆声。北戴河的海面，此时一定又是一轮朝阳，从天边升起来了吧？一定的，我在心里默默地猜想。

当和煦的阳光洒入我的卧室，我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到外面山坡上散散步。可是，我刚刚走出别墅，便被士兵挡住了。再朝四周看看，公路上，别墅前，树林里，到处充满了荷枪实弹的战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午，空军保卫处长杨森来到我的卧室，把我所有常用的药物全部收缴了。我说：“我每天都要吃安眠药的。”杨森说：“你要吃安眠药，可以跟值班护士要。”

我在屋里整整睡了一天，直到傍晚，才下楼来。西斜的落日，将火红的余辉，覆盖在院中高大的橡树上，给那已经发黄的橡树叶，蒙上一层黄闪闪的光泽。我实在是太无聊，悄悄地对值班护士说：“去弄一条绳子来。”

护士一听，吓得立刻把杨森喊来。杨森不放心地反复询问我要绳子干什么。我被他问得不耐烦，心想，你给就给，不给就拉倒，老是刨根问底做什么嘛！我跟杨森说，“你们让我回北京继续学习吧。”杨森说：“回去是可以的，但要等一些时候。”

杨森走后，值班护士又悄悄地问我，要绳子究竟做什么。我很奇怪地说：“玩荡秋千呀！”小护士听罢松了口气说：“吓死人了，我还以为你想自杀呢！”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死呢？我自语着。

当天夜里，天气突然转冷，我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我找到八三四一警卫师师长张少池，再一次提出要回北京。张少池说：“耐心等着吧，我也没有办法。天气转冷，我想办法给你匀一条被子来。”

北戴河犹如《红楼梦》中大观园被抄似的，许多人进进出出，唯独见不到林家任何人。

◇ 结局

直到第七天上午，五十七号楼的院内，来了一大帮人，我一看，原来是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各自拿着长竹竿，围在橡树下，打起树上的橡果子。我跑出来，问林办文史秘书张展和军事秘书倪煜，这些天都到哪儿去了，可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我又问叶群的内勤弥中堂，我想，他肯定知道情况。弥中堂一边打橡果子，一边说：“你没有事也帮着打果子吧，咱们卖了钱买棋玩。”

第十天，全体林办人员被押送回北京，我背着小挎包走出五十七号楼，一眼看见了李文甫。这个跟随林彪鞍前马后几十年的老保卫干部，双目红肿，颤颤巍巍地站在队伍末尾。我们四目相对，他很激动，很快又镇静下来，目光移向别处。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手臂竟然负了伤，用纱布绷带吊在胸前。

我第四次来到北京。到了毛家湾，那里早已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与林办人员从侧面一个小门被带进大院。这扇门我从来没有走过。

过了一会儿，军委办公厅负责人王良恩进来了，他是我们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老

主任，原来跟我就熟悉。他拍了拍我的肩，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以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嘛！”

接着，王良恩对大家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当他念到飞机坠毁于温都尔汗时，我的脑袋轰然而炸，眼前一团黑。王良恩下面再念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了。全体林办人员都颓然无语，大厅里死一般沉寂。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受到这重大事件的牵连，将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凶多吉少的前程。

自从我知道“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后，犹如跌入了黑暗的地狱，看不见一丝亮光，听到的都是鬼泣般的嚎叫。生的欲望彻底泯灭，只有死的念头充满整个灵魂，统治着全部意识。当然，我绝不是想追随林立果而去，做林家的殉葬品。我只感到，自己已没有必要存在于人世了，而应该安静地长眠在泥土中，永远不受大千世界的骚扰。

趁人们松懈警惕，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简单地洗梳了一番，在心中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便一头撞到房门的铁柄上。无数颗小星星，在深邃的黑暗的世界里闪烁，头顶上那温热的，粘乎乎的鲜血，恰似一条凌空而泻的瀑布，我的生命将随着这条瀑布枯竭而终止。就在我一步步走近死亡的深渊，将要看见上帝那慈祥的面孔时，王淑媛回来了。她见到这场面，惊吓地嚎叫起来。

在医护人员的救护下，我又从死神那儿回来了。我憎恨上帝，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这无辜的灵魂，又一次将我推回纷繁的大千世界来。人们一批一批地进来看望我，给我安慰与鼓励。李文甫站在我的床边，伸出一双骨瘦如柴的手，默默地替我掖好被子。

十一月十日，林办人员从毛家湾转移到北京西山亚洲青年疗养院，继续办学习班。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从亚洲青年疗养院，转移到北京大兴县一个劳改农场。农场四面设置了铁丝网和岗哨，我们除了养猪种菜，主要在果园里劳动。在铁丝网的那一边，是一个刑事犯劳改农场，许多剃着光头的囚犯，常常隔着铁丝网，好奇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怎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海陆空民大杂烩？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对我们这些人做了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留学习班，另行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九·一三”事件中对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张宁，女，二十三岁，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张宁是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中的对象。在“九·一三”事件中，张宁同志属受骗受害的青年。根据主席批示精神，另行分配工作。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202—205期（原载“东方纪事”）

~~~~~

【文献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五七一工程”纪要（摘要）

• 林立果、周宇驰等 •

“九一二”（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承认广大农民受压迫，经济停止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军队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他们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

一小撮秀才横行霸道，并且握有兵权，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于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维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毛泽东）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

，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林彪的遗骸是怎样鉴定的？

• 俄罗斯《红星报》 •

一九七一年秋，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不久，一个苏联专家小组对遇难者的尸体进行了鉴定分析，并将详细结果向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做了直接汇报。有关鉴定资料被打上“绝密”字样。直到前不久，这一字样才被勾销。于是，记者采访了当年直接负责检验尸体的退役少将军医瓦西里·托米林。

那是九月一个早晨，克格勃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医，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托米林当时已是著名的犯罪侦查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但起决定作用的想必是他的职务：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

几天后，托米林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与他同行的有克格勃侦查员扎格沃兹丁和他的助手、病理解剖学家沃尔斯基。

“我们很快便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回到使馆随便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林彪的照片，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象啊！回到莫斯科后，我便收集了大量林彪的照片。发现林彪右太阳穴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在我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我还找来了卫国战争前林彪在我国进行治疗时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最令我惊喜的是一张X光片。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出病人肺部组织上有一硬结疤，那是林彪患肺结核落下的根儿。我于是决定再次飞往蒙古。这次陪我一同前往的是现任医学科学院人体形态研究所所长尼古拉·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十一月，天气寒冷，几乎无法工作，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上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然而鉴定小组仍在寻找新的证据，因为此事关系重大，万一出了差错，谁也担当不起。托米林决定利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来恢复在飞机失事地点找到的耳廓的原形。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证据看来已经足够了，但托米林决定再

做一次验证。这次他用的方法是根据头骨绘制头像。

“当时在军队之中，彼得罗夫中校是这方面的权威，他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年底，在于列宁格勒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医学研讨会上，我见到了彼得罗夫。而几乎与此同时，国防部军事医学管理局局长库夫申斯基上将通知我第二天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

我立刻同彼德罗夫飞回莫斯科。当天夜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了所有细节。结果终于出来了——复制出的头像同照片分毫不差。终于到了可以得出唯一结论的时刻。”

□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收录

~~~~~

【千秋功罪】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古有窦娥，今有林彪

• 孙万国 •

《明报月刊》四月号刊载冯咸仁长文《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读后有鄙见略陈如下。

冯文“基于一手材料与现场目击”洋洋洒洒，欲探毛林决裂之关键，捧读之余，果然有毛之闭幕讲话、周恩来之听命调查、以及乱世狂女聂元梓点名批判康生诸条，为前人所未道，难能可贵。然此外大抵转述既有史章，即便有若干其他前所未闻之细节，多无实质性意义，未能一新读者耳目。若以全文观点而论，冯文指责“小肚鸡肠”的林彪包藏野心、“想当国家主席”、“权欲熏心，难以自制”；“九·一三”事件前又“企图另立中央，谋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此等论断，纯袭中共中央文件，了无新意。充其量不过是为毛泽东原在事发前就已咬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说，再加多一个注脚罢了。

其实在林彪问题的评说上，官方一向忌讳莫深，其个中原因不难测知，数十年的林彪悬案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历史公正与征信的问题。林彪以接班人之尊，其权力网络之结构，根深叶蔓，关系着整个高层权力之运作，一旦允许追根究底，则曝光者已不限林彪身后是非的问题，却是毛泽东宫廷政治如贾府般的封建本质，弄得不好，只怕共党政权的合法性亦要为之动摇。

制约和阻碍林彪大狱之探讨的，当然还有一个材料的问题。识者已经指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汪东兴经华国锋之批准，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之同意（按其中叶、汪、陈、纪，另加张春桥等人原为林彪专案组成员），烧毁了“有损毛泽东，有损党中央形象”的档案材料，包括会议记录、会谈记录、录音和信件七十八件；更为紧要的，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及汪东兴与等人的往来信件、电话录音、谈话记录等九十二件，早在事发甫后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已分别交与毛、周、江、汪本人处里掉了。此类销“史”灭迹之举，显非孤立现象。八届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于八十年初，刘少奇案平反前后，由邓颖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有此两大天然屏障，欲求林彪事件真相大白，真恐怕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然世有不知其然却可知其不然者。林彪何人？林案何如？实不好说，但要说此非其人，不是这么回事，倒也有形迹可察。盖官方所述，无论如何自圆，稍有常识者亦可觉其破绽百出，不足采信。兹单就与冯文有关者，撮取三条说之。

其一，官方谓林彪是野心家，冯文亦说“权力熏心”。

试观林彪于建国后，以不世战功自甘寂寞，安然养病，十年未尝问政。直到“大跃进”年代，毛不惬意周、陈（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递辞呈，陈云靠边站），硬拉林彪出场，以壮寡人士气，次年又为对付彭德怀，执意要林彪取代国防部长，这时林彪才正式走向前台。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仆仆风尘之各地视察，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屡次向毛请辞，总不见允，唯许其长期休假。及至文革起，毛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立意铲除刘少奇，当晚即招林彪。时林仍在大连养病，全然不知八届十一中的议程，但在毛指谕之下，还是无奈的当了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文革期间，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说话或会见外宾外，每日至多半小时听点汇报，余时独自在晦室中钻研他的药典。纵观其建国后的半生，林彪直可谓毛氏宫廷政治中最敏锐的观客，却又是最不情愿的玩家。论者以为林之取代国防部长，正是权力野心之表现，中共党史还大写特写罗荣桓出面反对的事，以证罗之先见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前，在党内地位已是远远高于彭德怀，部长一职在权力的阶梯中，那能说得上是高升呢？论者更不知罗荣桓（实则还有罗瑞卿）之出面反对者，正是由于林彪无心上任向毛请辞不准，故而转托二罗在毛前代为说项，以期收回成命。再者，一九五七年后吴冷西取代邓拓，又兼新华社社长，主持两大官方喉舌，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然而阳光之下就有这等奇事！吴冷西直到文革起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近乎十年间，居然不曾在毛所出之政治局常委会上见过林彪。若硬说林彪“权力熏心”，这等的权力熏心也真够名实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谓林“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接班”，冯文亦持此见。

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时，其用心绝非放权，而是为了“摆脱”接待外国元首等繁文缛节的“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可知毛本不以为国家主席“重要”，一九七零年春讨论修宪中不设此一职位时，毛亦说过：要当就让董老当（即那位无关紧要的董必武）。刘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并非由于披挂国家主席之虚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线之时，授刘以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即使刘之国家主席一职稍挂着几分虚有的尊严，毛说打倒就打倒，哪里管得上宪法上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和罢黜程序。这位继任的国家主席终于狱死开封的血迹斑斑的前车之鉴，难道林氏就无省于心么？何至于竞蠢若逐臭之青蝇？另者，林办工作人员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会见外宾，受到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库的“热烈拥抱”，这位怕光怕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归后即禁不住慨叹：“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这类不需矫情的日常语言最能真实反映林氏的爱憎心态。林氏夙以不爱社交见称，其对于外事活动之羞涩，对于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谓屡见不鲜。而官方对此所据以为铁证者（即叶群告知吴法宪“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更是大有蹊跷。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据吴法宪所谓“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高压所做的供状，近年来则明言其左右：此话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据此，则上述指控显然与叶群无关，所谓铁证者，适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凿附会，虚造事状矣！

其三，庐山斗争的实质

历来官方史籍述及庐山，总不外是纠缠称不称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等丈二金刚似的问题，诚然如《明报月刊》编者按所说“高度抽象的语言”。稍微具体些的解说（如冯成仁文）则进一步点出张春桥在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总之都归结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内的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妥当，也未必尽然。“两个反革命集团”总意味着一方是“四人帮”。时王洪文未至中央，还在核心权力圈外。其与张春桥之关系也处于捉摸不定之状态，此由他在会上也跟着起哄，支持陈伯达的称天才，令张难堪可知。二者，此一结论仍嫌过于抽象，所言“权力斗争”的内容仍不明确。若说为了继承权力，只怕为时尚早。

帝王未崩，弃言承继，故此说不若王年一所论“进行权力之再分配”较为贴近实际（然而国家主席既是虚衔，林彪即便黄袍加身也增添不了多少实权，何况他也无意为之。由此可知此中干系，不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了。）若说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恩怨（此为江青之戏论，说的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不对头），或说这是一场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较量，也只见现象，未触实质。

上述诸见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意味着毛泽东只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观虎斗，任它两股势力相争；只需中仲裁之时，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总之是个超然物外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然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所流露的切肤与震动之处。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泽东不惜与副统帅翻脸，不惜葬送一个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不惜打击各路军头，不惜违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群情众议，偏偏情有独钟使出霹雳手段出面保驾一个渊源甚浅的张春桥——这样一个极常识又最为关键的问题。

依我之见庐山会议的这场冲突不仅是“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冲突的焦点也不单是一个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后不言自明地触及“伟大的天才”的问题。如众周知，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员，分别是组长、顾问和组员。陈伯达本是组长，没干几个月，就以性格见解歧异，不见容于江青，逐渐从中分化出来，“投靠”林彪。这种“投靠”哪里是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未沉，这个老鼠就跑了”那样，只是基于权力的考虑呢？“一组”（毛）的权力当然胜过“二组”（林）。若不是因着识见相近，陈伯达何以会背着毛而转向林呢？

原来军队系统早自军委八条、二月逆流，乃至武汉兵变以来，就与中央文革格格不入。四大将（黄吴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饱尝红卫兵造反派文武批斗之苦（其中邱会作最惨，几乎打死）。林彪身为副统帅，在公安六条保护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为毛所钦定的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开非议文革。然而私下之间家人却常闻其以“文革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掩藏不住骨子深处里对此文革之不感苟同；对于文革的乱局他是深感于心的，在他与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军委八条得毛批准之后，一向情感不形于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于派性武斗，他更加耽心。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为此上书但毛不以为意，反而讽刺林彪穷紧张。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解释就很别开“生”面：“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继言“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因此在由他负责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他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运动，没有目的”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决。林彪这一不忘生产的立场显然其来有自。

然而在庐山上，这类的分歧，这类对于文革的非议，乃至愤懑，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言语”中；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双方，当然都不存在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林彪的军系人马，加上陈伯达、汪东兴，指斥张春桥反毛，当然也是强词夺理，无限上纲。但此一



立意打击张春桥的“深层结构”，却在于多年积累的对于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异议。憬然于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于最小的角色张春桥，如叶群所说：千万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至于触毛，那是压根儿连想头都不敢有的！）

尽管如此，庐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点名张春桥之后，立即群情振奋激昂，“千刀万剐”之声不绝，“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央委员们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异常激烈。”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在会上都“跳得很高”。陈毅等人与林彪等渊源不深，他于二月逆流后打成“右”，却与林彪一向不大往来。何以也会“拥护陈伯达”大批张春桥呢？自然不是一个私人恩怨可解。庐山上所以群情愤激，造成“停止地球转动”似的共鸣，自然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林系一路人马。林彪等人的言语既是如此抽象，则共同言语的代表人物当推以敢于直言见称的陈毅。这也是毛泽东所斥“二陈合流”，康生所称“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于官方始终未曾公布文献，我们无从知悉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与毛密谈的内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后，情势急转直下。说来不巧，这一情势的发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在二月逆流期间，不惜开罪四个元帅三个副总理，公然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我。”说来又不巧，这回毛泽东也说：“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见事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华国锋的谈话。）林彪诸人“高度抽象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终于让“政治慧眼”（此乃冯文中用语）的毛泽东嗅出来了。

毛泽东毙逝之前自揣平生两大成就，一是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一就是开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宗盖世功勋，绝容不得他人非议。毛尽管赏识邓小平，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立即再度打倒。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处，才是他在庐山上所说的“绝不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才是他在设下十面埋伏，准备对林彪动手的南巡讲话中所说“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刘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义）的矛头所在。

只有从此考察，我们才能拨开庐山的迷雾，窥见毛的切身之感，是什么触动了毛的真正痛处。这些才是庐山风云的奥妙所在。然则，冯文所欲回答的“毛林决裂的关键”者又岂是“权力斗争”一义所能涵盖。

当然，这一奥妙不可能由当时的官方披露——一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副统帅，一个首任的中央文革组长，居然会不满文革，这还了得！今日的官方当然也容不得触此奥妙——阿Q也敢革命，林彪也会反文革，笑话笑话！

史家办人事，犹如法吏断狱，听其两造之言。二十五年来林彪大狱迄今但有原告，不见被告。对于林彪其人，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怜（包括笔者在内）。只许原告控诉，不许被告发言（林氏后人如林豆豆与张清霖之种种申诉，屡遭官方压制），单以此事度之，则可计其为冤案者，大约不假。虽不中，亦不远矣。细检林彪与周恩来二人之文革言论，相观比察，举凡在保护老干部、稳定局面、缓和毛之激进、稳定军队、制止武斗、力促生产等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场其实差异无几。反之，以抑己扬毛之初衷及批斗同僚之激烈观之，周之较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身后名声论，一者崇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人，一者沦为遗臭万年的反革命阴谋家，何其霄壤之别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肃刘少奇，乃源于刘在调整“七分人祸”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在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与毛歧异，触犯了龙颜。这至少是一条公开的“刘少奇路线”，毛要整他还说得上有个根据，说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相形之下，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仓皇出逃，本是毛步步进逼弄出狗急跳墙的结局（毛之手法与先前逼迫达赖出走，或有稍似之处。）事发后之案情，又全凭毛之未审先决、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据此销毁证据，伪造事状，造成大狱。其株连者，何止千万，而苦主或其家属，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实事求是之不谋，历史公正之义之不张——此冤者三也。

论者曰：伴君如伴虎。毛泽东以其文采武功，可谓历代君王之冠。林氏以骑虎难下之势，居然仍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真不啻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几至灭门的下场，固可谓咎由自取。然而，即以个人崇拜而论，刘少奇、柯庆施、陶铸在崇毛活动上，本有一饭之先的功劳，而周恩来之崇毛又过林之崇毛（对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检讨与林在七千人大会上之讲话，即可知矣）。但究其实际，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大讲个人崇拜之必要与个人崇拜之合于马列主义；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动，跟着大吹起来的。）今人只消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就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诸册，看看毛对中央文件的亲点御批（其中毛在秘书拟就或政治局、书记处起草文件中亲自加入“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字样，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泽东才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来，林彪的错误也好，悲剧也好，最终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

□ 原载《明报》月刊1996年7月号

∞ ∞ ∞ ∞ ∞ ∞ ∞ ∞ ∞ ∞

重新评价林彪

• 马怡阳 •

◇ 中共历史又被颠来倒去

中共史上的最大谜案——林彪元帅的千秋功罪，在他故去二十年后，突然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去年七月一日，在中国大陆公开放映的超级战争巨片《大决战》中，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和卖国贼”的林彪，又一次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和革命家，获得中共现体制的重新肯定。

这部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的巨片，投资六千万人民币，动用兵员十二万众，摄制过程两年半。全片共分三集，长达十一小时二十分钟，超过苏联的《解放》（九小时），日本的《战争与人》（九小时）和美国的《战争风云》（十一小时），创下世界同类战争巨片的纪录。

影片第一集甫一放映，便因为对历史人物林彪的重新肯定而轰动海内外。影片再次创下中共修改历史，史为今用的记录。过去，林彪生前死后的历史已被篡改过两次：一次是林彪在文革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御用文人将林彪变成中共军队的创建者。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朱德两支武装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创建了红军，被修改为毛泽东林彪井冈山会师。而事实上林彪当年只是红军中的一名营长，只有二十多岁。传闻后来朱德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上井冈”的著名油画时，不知道自己已被人家施了换头术，还对护理人员说：“这油画画得不好，我当时没那么年轻。”

第二次是七一年林彪死后，中共又篡改“平型关大捷”和“辽沈战役”的历史。笔者当时正在小学就读。记得某一天语文课上，老师突然命令大家拿出铅笔刀，将课本中“平型关大捷”一文裁掉交给校革委会焚烧。老师宣布林彪已经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而且平型关之战不是林彪指挥的。林彪事件给文革中的中国强烈的震撼，使人民从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开始了怀疑与思考。

虽然《大决战》对林彪的重新肯定并非正式的红头文件，但它所显示的意义极不寻常。整个影片的构思由中共第二号实力人物杨尚昆发起，由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亲自肯定林彪，由少将萧穆挂帅为拍摄总指挥，并获得邓小平、王震等人的支持。根据国内军界人士的透露，整个影片的主要用意，便在于肯定林彪的历史功绩和对中共军队建设的贡献。

从中国的一切出版物上消失了二十年后，为什么已故的林彪突然冒了出来？是中共的老将军们突然良心发现，要为林彪平反昭雪吗？不会，包括杨尚昆在内，目前在台上的军方将领，大部份都在文革中受过林彪的排挤。不难看出，肯定林彪的目的在于安抚军方对杨家将控制军权的不满。杨家将希望籍着肯定林彪，来收编他留在军中的庞大的四野力量。

《大决战》肯定林彪的历史地位不是第一例。两年前军史书籍《雪白血红》发表后，便肯定了林彪对辽沈战役的贡献，结果遭到文化部长贺敬之的批判，要惩罚作者。结果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出面干涉，保障了作者的安全。杨白冰的用意很明显，是要拉拢林彪四野在军中的力量。杨尚昆在《大决战》第一部的首映式上讲话时说：“不能因为林彪在晚期走上反党道路，就一笔勾销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说林彪对战争术一无所知是不正确的，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我认为林彪打仗很有一套。”

杨尚昆的讲话获得军内特别是四野将士们的普遍好评。其实，在中国从未有谁怀疑过林彪的军事才华。中共军队在抗日光复后对国民党多次战争胜利，都与林彪个人的战争指挥艺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林彪指挥的四野，在东北赢得对国民党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并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解放”后林彪从国防部长一直做到由党章规定下来的毛的正式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毛泽东籍着林彪和四野力量，才成功地压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并平息了由陈毅、徐向前等军方将领发起的不满文革的“二月逆流”。林彪势力的迅速膨胀，使晚年多疑的毛泽东起了戒心。同时，林彪本人看到文革造成的灾难，和与苏联的紧张对峙的危机，也开始对文革不满，准备纠正毛泽东的做法。

时隔二十年回头看林彪与毛泽东的权力之争，当可以理清一些历史迷雾。被中共党史称为“第九次路线斗争”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事实上是第一个挺身而出，试图挽救文革灾难的共产党异化力量。从六六年到六九年，中国内部进行着惨烈的文革，国家机器陷于瘫痪，国民经济逐年下降。在外交上，中国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已引发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摧毁的杀机。毛泽东本人仍然执迷不悟。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林彪遂萌发取代毛泽东，挽救中国命运的政治企图。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集团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计划，题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纪要》中，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他指出：当代中国已成为“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王朝”，要对“毛泽东制造的一切冤案平反”。在国民经济方面，林彪认为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使中国老百姓生活品质下降，“国富民穷”，“生产长期停滞不前。”“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知识青年等于变相失业。”林彪等人制定了军事政变计划，要刺

杀毛泽东，并在广州另立中央。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中共党高层第一个修改毛泽东路线的改革计划。尊重历史，我们应当给予林彪中共党内第一个改革家的名誉。如果林彪的计划成功，中国的文革浩劫，会提前五年受到制止。七五年邓小平重新上台所施行的一套恢复生产力的政策，与《五七一工程纪要》如出一辙。足见林彪的政变和改革计划，实际上代表着中共党内制止文革灾难，挽救国民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的普遍要求。

林彪是中共少见的军事奇才之一。也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位畸形发展的人物。他一九〇七年生于湖北黄冈，又名林育容。一九二五年从长沙步行四百里，投奔广东革命政府，黄埔第四期毕业，并加入中共。曾任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军一一五师师长。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在山西平型关指挥战役歼灭日军三千多人，是为第一场对日大军团作战的胜利。当时林彪采用机动和伏击战术，利用山地抑制了日军飞机，火炮和坦克的优势，是一次以低劣装备战胜精良敌军的范例。

在国内战争中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更是一次成功的战争范例。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第一次超过百万人，战斗十分惨烈。林彪首先切断平沈线重镇锦州，使在东北的五十万国军失去后援，遂决定了整个战役的结局。在长春一役，城中的百姓因饥饿而死者便高达十五万人（见《雪白血红》），是为整个国共内战决定性一役。

中共党史对林彪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文革时代。说林彪在四九年以前便反对党中央，是一种牵强而无人信服的政治宣传。战争时期林彪除担任抗大校长外，一直率领他的军团在外，远离中共中央的政治斗争漩涡，只是一个边关大将。

中共建国后头十年，由于身体多病，及深知毛泽东的兔死狗烹术，林彪为了避免成为韩信，在五十年代深居简出，鲜少在政治场合露面，与中央各派系均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一九五九年彭德怀事件发生后，才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涉足政坛，担任国防部长。

六十年代中共权力斗争和国家发展方向均出现激烈动荡。在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巨头中，从事国家建设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均对毛泽东大跃进的做法不满，联合进行经济调整。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已降到遵义会议以来的最低点，被迫退居二线。毛泽东开始起用爱将林彪，决心以武力为后盾夺回失去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过去无甚政治抱负的林彪，突然面对一个大好的政治机会，可望成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林彪虽然对毛泽东的政策另有看法，但在他的处境别无选择：支持毛泽东便可登峰造极，不支持毛泽东，势将在日后遭到毛的报复和整肃。林彪自然地选择了前者，于一九六三年在军队中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再通过“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将毛的威信重新树起，并在全国的工厂农村建立起庞大的民兵武装。毛、林联手搞的政治激进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使极左政治泛滥，导致了日后的十年文革。

文革中毛泽东与林彪的合作十分协调。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无恶不做，同时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一九六九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党章。只要毛泽东一死，林彪将会按照党章的明文规定，成为中国的国家元首。因此，“革命创造的无边的可能性”使林彪的权力欲从五十年代的压抑到六十年代末的恶性膨胀。于是，毛与林之间的权力斗争突然激化。双方都想把对方当做替罪羊，结束文革的无政府状态。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集团制定了否定文革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不料毛泽东已有所警觉，遂联合周恩来的势力开始安排清除林彪的势力。九月十三日，按照中共公布的破绽百出的说

法，林彪政变未遂，乘坐一架三叉飞机投奔苏联，因燃油不足，坠落在外蒙境内温都尔汉。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和八名随员全部死亡。

林彪之死至今是一个历史之谜。但如何评价林彪，则是对当前中国政治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从七三年批林批孔运动透露的讯息可知，不同于中共许多第一代革命家对革命原则和主义的忠诚，林彪的思想和信仰，是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政治加孔夫子的儒家哲学。结果，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陪着他受尽大批判之苦。

林彪是中国本世纪大革命产生的一个畸胎，身上有许多难于解释的矛盾之处。他在建国的最初十年内，似乎对权力无甚兴趣。可是文革乱世一到，他又如鱼得水般地角逐权力。他在文革前期极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极端主义，但后来又第一个站出来要制止毛泽东的胡作非为。他一生效力于中共的阶级革命，但骨子里却信仰着“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传统伦理。林彪事件，林彪之死以及林彪现象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扭曲和矛盾，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迷思，一个难于定论的课题。

□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四月号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mailto: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钟超\(美国\) <cnd-cm@cnd.org>](mailto:钟超(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mailto: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关蔚禾\(美国\) <cnd-info@cnd.org>](mailto:关蔚禾(美国) <cnd-info@cnd.org>)  
[周皓生\(加拿大\) <cnd-info@cnd.org>](mailto:周皓生(加拿大)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李彤彬\(美国\) <cnd-cord@cnd.org>](mailto:李彤彬(美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熊波\(美国\) <cnd-manager@cnd.org>](mailto:熊波(美国)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